

美高调公布高超音速武器进展

■刘贝贝

近日,美国空军宣布,一架B-52H战略轰炸机在加利福尼亚州南海岸成功发射1枚AGM-183A高超音速导弹。这是该型导弹第四次试射,前三次均以失败告终。此次试射成功,被美军方标榜为高超音速技术“里程碑事件”。外界普遍认为,此举或将掀起多国在未来战场“高端战争”领域的军备竞赛。

美媒质疑“完美试验”

与以往低调实施、“秘而不宣”形成鲜明对比,此轮试射成功后仅两天,美空军就向外界发布有关新闻消息、图片和视频,并标榜称:“这是一场完美的测试,AGM-183A导弹将改变战争的游戏规则。”

这次测试由美空军第419飞行试验中队和“全球动力”轰炸机联合试验部队联合开展,两支中队均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从试验过程来看,B-52H战略轰炸机挂载AGM-183A导弹起飞,导弹与飞机分离后,助推器成功点火,使导弹以高于5马赫的速度击中靶场目标。从评估结果来看,导弹保持高速滑翔状态,全程都在大气层内飞行,速度超过高超音速武器的临界值——5马赫。

与前三次相比,此次试射在点火、高速滑翔等方面没有再出现错误,表明美国在该项技术上取得一定进展。不过,部分媒体对美空军测试结论提出质疑。一方面,该导弹速度虽达到5马赫,但仅为高超音速武器“入门值”,且测算值未说明是在初始阶段还是冲刺阶段,是否全程保持稳定。另一方面,按照项目最初设计方案,导弹在飞行过程中可进行不规则机动,但美空军刻意回避了关于导弹是否进行机动的相关问题。对此,外界纷纷质疑美



B-52H战略轰炸机携带AGM-183A高超音速导弹进行试射。

空军急功近利,降低项目设计要求。

试射后,美空军部长肯德尔对众议院拨款委员会防务小组作证时表示:“目前,该计划在研发方面尚未取得成功,美空军将加快进度,希望早日实现批量生产。”外媒由此推断,美高层对空射高超音速武器的前景并不看好。

多军种联合研制

美军高超音速武器研发工作最早起源于美陆军的“常规快速打击”项目。该项目致力于研究助推滑翔导弹技术。在“常规快速打击”项目框架下,美陆军主导研发了“陆军先进高超音速武器”,射程超过6000千米,速度介于4至5马赫。2011年11月,美陆军高超音速武器项目试射成功,并获得大量资金支持。然而,在2014年8月的定型测试中,该型导弹于发射4秒后爆炸,武器研制陷入停滞。

随后,五角大楼将该项目转交美海军研制,其项目目标也调整为研发一款战略级潜射高超音速助推滑翔导弹。为集中技术和资金优势,五角大楼在

2018年明确,项目核心部件“高超音速滑翔体”由多军种联合推进研制,未来技术成熟后交付各军种使用,并命名为“通用高超音速滑翔体”。此举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各军种对各自高超音速助推滑翔导弹的研发热情。

此次AGM-183A导弹试射成功,意味着美空军在空射助推滑翔导弹研发上取得一定进展。与此同时,美军其他军种也在紧锣密鼓地推进相关项目研发进度。美海军研发的用于高超音速导弹的第二级固体火箭发动机,已至少完成两次陆基发射试验。美陆军自2019年起,多次进行射程超过500千米的陆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试射,其间也对助推滑翔导弹技术进行相关论证。

或引发大规模军备竞赛

外媒称,五角大楼此前已明确将高超音速武器技术列为发展战略打击能力的核心技术,其与传统核打击平台的结合将有效提升美军的战略威慑力。AGM-183A导弹试射成功,实现了其与B-52H战略轰炸机等传统空基战略核

打击平台的“跨越式结合”。同时,美海军也加紧推动高超音速弹头与“三叉戟-2”潜射导弹的兼容性试验。美战略司令部司令曾公开宣称,美军在战时将具备“高超音速武器+核武器”的战略打击能力。

此外,在美军高超音速武器和技术研发“清单”中,使用超燃冲压发动机的飞行器和天空飞机的研发也是优先事项。如美军正加速推进X-37B空天飞机与X-60A高超音速飞行器及潜射平台的结合,意图实现其一直鼓吹的“全域、全时、全球”作战目标。这种以高超音速武器为主要平台,开发新作战样式的行为,或将使得各国竞相效仿。

美军加快在高超音速武器领域的技术研发进度,意在强化新质力量建设,为所谓“大国竞争”提供军备支撑。分析认为,当前,美国有意将高超音速武器等新概念装备与传统核打击力量相结合,提高战略威慑能力,这或将加速全球军备竞赛战略体系的失衡,在热点地区和世界范围内掀起“高端战争”领域的军备竞赛。

环球时评

近日,瑞典和芬兰正式宣布申请加入北约。对此,作为北约成员国之一的土耳其表示坚决反对。5月16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安卡拉与到访的阿尔及利亚总统特本举行会谈。在会谈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埃尔多安表示:“我们不会同意那些对土耳其实施制裁的国家加入北约。”依据有关规程,北约须在“一致同意”的前提下才能吸纳新成员。因此,土耳其的立场或将成为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的最大阻碍,也给未来北约“北扩”增添变数。

首先,瑞典和芬兰在对待库尔德工人党问题上的态度是土耳其反对的直接原因。库尔德工人党成立于1979年,多年来一直寻求在土耳其与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交界地带的库尔德人聚居区建立独立国家,被土耳其、美国和欧盟等列为恐怖组织。土耳其将其视为心腹大患,经常越境对其实施打击。而瑞典和芬兰长期以来一直公开支持库尔德工人党,允许其在境内活动,并多次拒绝土耳其引渡相关人员的要求。同时,芬兰和瑞典在很多国际问题上也与土耳其存在分歧,比如选择为土耳其的宿敌希腊站队,对土耳其实施武器禁运等,引发土方极度不满。土耳其认为,如果上述问题不解决,同意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只会给自己徒增两个对手。20世纪80年代,土耳其在与希腊就塞浦路斯问题未解决的情况下,接受希腊重返北约的请求。后来,两国交恶,希腊成为土耳其加入欧盟的主要障碍之一。

其次,为未来加入欧盟获取更多谈判筹码是土耳其反对的重要原因。土耳其从1989年开始申请加入欧盟,至今没有成功。2019年3月,欧洲议会以370票对109票的绝对优势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取消土耳其的入盟资格。此次土耳其反对两国加入北约,意图将北约的“一票否决权”作为与欧盟博弈的工具,希望借此迫使欧盟国家在其入盟问题上作出让步,同时取消对土耳其的武器出口限制等。

最后,北约长期的内部矛盾是导致土耳其反对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的深层次原因。由于土耳其的非欧盟成员国身份,使得欧盟国家占多数的北约长期排挤土耳其。此外,随着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战略重心转移,土耳其与北约其他国家的共同利益正不断缩减。在此情况下,土耳其的政策自主性逐渐增强,在诸多国际

土耳其缘何反对瑞典芬兰加入北约

■方晓志

事务上选择与北约“唱反调”。例如,今年3月,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办公室主任阿尔通公开批评西方国家在难民问题上实行双重标准,对乌克兰和叙利亚难民进行区别对待。在巴以问题上,土耳其多次对以色列表示谴责,并逐步改善同伊朗、叙利亚等国关系。

从未来发展来看,土耳其为实现战略目标,还将继续寻找机会,与北约“唱反调”,为自身争取更多利益。鉴于当前北约整体决策仍受美国主导,因此,成员国之间的矛盾很难使北约分崩离析,土耳其此举虽不能影响未来北约的发展走向,但也使得北约内部矛盾进一步公开化,给北约的发展前景蒙上一层阴影。

(作者为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日本再次谋求“脱亚入欧”?

■文威入

据日本媒体报道,近日,日本自卫队统合幕僚长山崎幸二应邀赴布鲁塞尔,参加北约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级会议。统合幕僚长是日本自卫队最高级别军官,首次代表日本出席北约军事会议,其象征意义非同寻常。

顺水推舟迎合北约拉拢

5月19日,北约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级会议在布鲁塞尔举行,除北约成员国外,会议还邀请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4国参加以亚太地区安全环境和防务合作为主题的会议。日本防卫省透露,山崎幸二此次参会的目的,是与北约在亚太地区安全环境等问题上进行讨论,并达成共识。

此次日本派遣最高级别军官参会,并非突然之举。近年,在美国的主导和撮合下,日本不断加强北约主要成员国的军事互动。从2019年起,日本防卫省向北约网络防务合作中心派遣工作人员,向北约海上司令部派遣联络员。日本与英国、法国和德国等北约主要成员国建立外长、防长参加的“2+2”

会谈机制,就亚太安全、地区纠纷等问题频频表态,拉拢多国为日本站台。此外,日本还不断与英、法等国在武器联合研发、部队联合演训等具体层面上加强合作。近日,日本防卫省还宣布将首次参加法国在南太平洋地区主办的多边军事演习。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已开始跨越大洋,以较为主动的姿态向北约靠拢,成为北约向亚太“东跨”的积极迎合者。

借机实现多重战略目的

日本此举,不禁令人产生疑问:日本是否打算再来一次“脱亚入欧”?分析认为,在俄乌冲突持续化的现实背景下,美国逐步放弃此前集韩国、日本、印度等国组建所谓“亚太版小北约”的想法,正倾向于将北约组织直接东扩至亚太地区,利用北约框架机制吸纳各国加入其中,借以实现北约军事辐射力的全球化扩张。日本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北锚地”,与俄罗斯等国存在领土纠纷,与朝鲜存在历史和现实纠葛,又身处所谓第一岛链,无疑成为域外国家借机介入亚太地区安

全事务的“桥头堡”。故此,美国希望日本成为亚太国家跑步进入北约体系的“示范者”。

实际上,从日本角度,加入北约并非当务之急,日本积极迎合的态度意在谋取更多战略利益。一方面,日本欲借机摆脱战败国身份束缚,实现再次武装。长期以来,即便在国际社会监督下,日本也一直积极调整军事战略布局,构建进攻作战能力。另一方面,日本欲借外力制衡俄罗斯。近期,日本加紧对俄制裁,还改变对所谓“北方领土”的表述,宣称将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意图借北约力量对俄在远东地区的影响力进行制衡,在领土纠纷问题上获取更多筹码。

应该看到,在拥有以美日军事同盟为基础的安全承诺背景下,日本对依靠北约、加入北约并没有迫切需求。一旦日本加入北约,其卷入战争的风险将急剧上升。届时,日本政府将面临国内和平力量的巨大压力。不过,不可忽视的是,日本作为北约“伙伴国”,不断将北约力量引入亚太地区搅局,将给地区安全格局带来风险和挑



英国皇家空军“鹰”式T1教练机。

英国退役第一代“鹰”式教练机

再见,“老鹰”

■许敏

近日,英国国防部宣布,英国皇家空军服役40余年的“鹰”式T1教练机正式退役。作为英国出口最多的一款喷气式教练机,该机开创了现代高级教练机的先河,为英国皇家空军高级教练机转型奠定了基础。

“鹰”式教练机问世前,各国飞行员完成初级教练机的学习任务后,会直接分配到中级教练机和现役战斗机的教练机型上开展训练。随着战斗机技术性能不断提升,空中战场环境日益复杂,已有的教练机型无法满足不断提高的训练要求。20世纪60年代,英国皇家空军提出新一代喷气式教练机需求,英国霍克·西德利公司设计的“鹰”式教练机中标。该型教练机于1976年正式服役,并逐渐取代“蚊蚋”“猎人”等教练机,成为英国皇家空军教学训练的重要机型。

相比初级教练机的结构简单,易于操纵,高级教练机要复杂得多,其设备、

性能与相应的作战飞机基本相同,用以训练飞行员掌握较高的飞行技术和战斗技能。“鹰”式教练机不仅飞行性能接近战斗机,且具有较高的推重比,可执行近距空中支援任务,帮助飞行员完成难度较高的训练科目。同时,该型教练机还可通过加装不同武器系统和弹药,实现从教练机到轻型攻击机的角色转换。比如,英国皇家空军第100中队曾使用“鹰”式教练机扮演“入侵者”,为英军提供各种针对假想敌的作战训练。20世纪80年代,英国为70余架“鹰”式教练机加装机炮吊舱和“响尾蛇”空空导弹,担负本土防空重任。

得益于超前的设计和较好的作战性能,“鹰”式教练机在国际军火市场备受青睐,出口至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芬兰、印度等多个国家。美国海军于20世纪80年代取得授权后,以“鹰”式教练机为蓝本发展出T-45教练机,该机随后成为美海军舰载教练机。而

对于空军实力稍弱的国家而言,“鹰”式教练机在被用于训练教学之余,可与主力战斗机形成高低搭配,尤其对于没有大量装备攻击机的国家,通过改装的“鹰”式教练机可提供一定的对地攻击能力。

英国皇家空军称,根据原计划,“鹰”式T1教练机将至少服役至2027年,但由于预算削减、经费紧张,英国国防部不得不提前将其退役。分析认为,退役老旧的“鹰”式T1教练机,一方面是为英国皇家空军节省用于更换零部件和培训的大笔资金;另一方面,“鹰”式T1教练机设备陈旧,难以支撑英国皇家空军复杂的飞行训练任务。加上使用飞行模拟器进行仿真训练渐成潮流,再将大量资金花在“鹰”式教练机上确实不划算。不过,精打细算的英国皇家空军只退役了早期的T1型号,装备有现代化数字式座舱和大推力发动机的“鹰”式T2教练机还将继续服役。



日本海上自卫队频繁参加联合演习。